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八十四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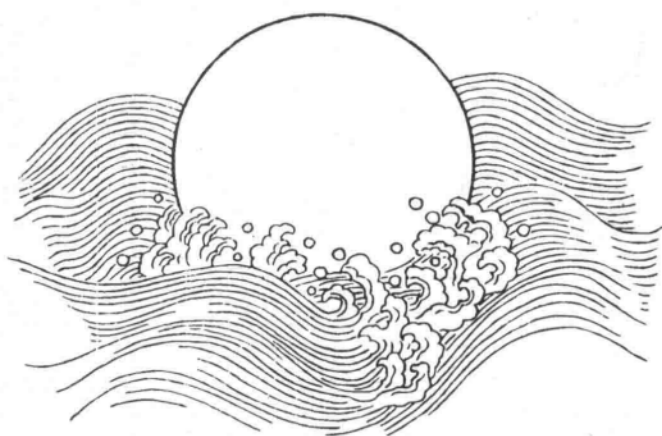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八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鄒智撰

立齋遺文五卷附錄一卷

明天啓五年李廷梁刻本

立齋遺文序

鄒智字汝愚別號立齋又號秋園蜀
州人卒年貳拾有陸先領四川鄉試
次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適成化丁未正
上龍飛諒陰之始偶值星變智伏闕上疏
力陳是皆大臣不職閣宦弄權所致勸
上脩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于是中
外權奸怨入骨髓嗾臺官檢劾煅煉成
獄竟以身免謫于廣之石城所吏目遂
至竄死天下聞而哀之遺有奏議書啟詩
文若干萃成一帙昔已刊刻傳世觀者靡
不敬重愛慕若見先生面目奈歲久板缺
多所不全復承 按臺李公 芳麓重梓
又已損失不佞幸生先生故里中幼借館
先生祠堂肄業朝夕觀廟貌森嚴生氣凜
凜敬服先生慷慨忠愛極身無二追思六
經之言皆古聖賢道德仁義彪炳之微惟
得天地正直之氣化者乃能與天地相為
悠久先生惟知人臣之義一以王道為心
生靈為念故知有吾君而何懼有權倖知

有宗社生靈大計而奚恤夫身家故其理
明其氣勁所以陳說是非利害毫無避諱
絕無濡忍而又毅然奮發如決河堤以灌
梁宋之墟如操嚴刃以搏猛虎無敢嬰其
鋒者或又謂其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
第過之其忠款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吟
之態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豪俠而又
根據義理提挈綱領以為之宗亦可謂知
先生矣然而先生得傳於世者此也其有
光于史冊者亦此也自有宋諸儒浚正學
失傳大義不明自先生出而世道賴以維
持惜乎不幸短命死矣使假之數年忠藎
更深造詣愈大豈非斯世斯民之福哉而
先生不幸死矣可無媿於人臣之義而其
不朽之道脉不磨之精光雖死猶生矣此
固先生之能與天地同貞觀者也詎得以
常人之脩短論先生哉說者又謂先生上
疏似早當異日為大家宰極論天下軍民
利病而天下軍民受賜多矣夫先生之上
疏也紙知人臣事若以忠耳初何計夫早

暮若必待冢宰方言則當是時天已垂象以警戒人主而中外大小之臣漫不為怪而不言使先生亦弗言則人主必視天變為泛常漠然不加修省不統之乎棄天玩天也哉先生見諸大小之臣含默熟視故不敢不詳言之耳一言而陰陽之分明一言而賢奸之品定先生又何不可言及觀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又韻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等語愈知先生忠君愛國出于天性見于言表雖食息夢寐中有欲言之不盡者向使天下太平無事果如先生意願又何樂乎有是言也哉

皆

天啟五年孟夏什邛縣儒學訓導李廷梁

填首序刻

門人

常自省

姚一龍

李璋

校正

奏疏

弘治丁未應

詔封事

廣吉士臣鄒智

立齋遺文卷之一 儒學訓導李廷梁重刻

謹奏為扶陽抑陰以回天變事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肅懲法王佛子大效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霄漢之象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不然龍飛虎變之初青天白日之下豈宜如此之變異也昔孔子脩春秋凡星變必書宋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伏讀詔書內一欵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貪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正所誤阻

塞言路物論置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負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溯流而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虚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以內閣之利言之莫利於君子以內閣之弊言之莫弊於小人小人不進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此理勢之自然也竊照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下詔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統秉節剛勁可寢大戢北直諫巡撫石綱

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諷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私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珪矣一問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童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炎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內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人之神明當爲一身之

主以提萬事之綱者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自然聰目自然明言自然當理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而無愧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噍白台閭頑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衡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

發於天理與臣不得而知也發於人欲與臣不得而知也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與臣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如芝蘭之必生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如荆棘之必盡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

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也如事天天下者理而已矣在理當如此則行之在理不當如此則止之一行一止悉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至於如此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理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固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以為前人光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

舜之德曰重華協于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攢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淳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不拘於淺見凡所以事先皇帝者一以事天為法可也臣三尺微命一介書生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危顧以天變赫然可

畏如此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視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之人心天理可磨滅也天經地義可漸盡也天下以為何如後世以為何如四夷以為何如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蒙先皇帝採取收拾作養翰林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

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臣不勝畏天命悲人窮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弘治庚申拾遺

翰林院庶吉士臣鄒智奏為欽崇天道事臣聞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是皆天理之當然非有所為而為之也頃者上天譴戒以警動我國家山上無雲地下無雨以時計之自正月至于五月以地計之自北方至於南方亦不可謂天地之小變矣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視無一人肯

動一舌畫一計為陛下紓一分憂者君臣之義棄

之如瓦礫然世道悠悠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尚賴陛下克謹天戒不遑寧處下脩政之令出罪已之言綸音朝發於九重甘雨夕施於四野天人交感信不可誣然臣於此方且為陛下憂而未敢以為陛下賀也何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為之子者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家庭之間為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

素

主之使令畧不思勸其主以為長久計視其主之憂不憂樂不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日復一日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為怒矣天下之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陛下之厮養也今一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又不能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為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竊仕未久識練未深不敢毛舉以稽聖聰請獨以今日之急務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

一曰任宰相以亮天工。臣聞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宰相之不可不任，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也。陛下之於宰相，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

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名為陛下之獨斷。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任則不疑，疑則不任。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臣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不由於正路，既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似覩覩，若不敢然，甘於

覆轍，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者明白果決，足以事此。陛下所以一任之一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君，任使則

罷黜之，呂夷簡竊政，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禦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盡體元之職，重調元之任，孰為夏竦吾黜之，孰為呂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凡官中府中之事，無一不為陛下盡心。退朝之後，召致便殿，或賜坐，或賜茶，或給筆札，使條陳治國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

二曰選諫官以開天聽。臣聞天下之事，惟宰相得以行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苟非其人，曷足以稱厥職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迹若鵲鵲，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

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而？陛下亦安用之？臣願陛下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如不可採，亦曲加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

三曰收人望以協天心。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賢在朝，諛諂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

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相正人君子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撐拄天地顧削其爵而投之於桑梓之墟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貫鑄金石願視其權而置之於田野之間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向日之誠技瘡於中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節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駿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

四曰復祖憲以正天綱臣聞堯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廢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遠識禍亂之原凡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不與一髮之政神謀雄斷誠萬世聖子神孫不易之法也頃年

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入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爲之相外倚爲之將十三布政司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等倚之以結怨于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天綱於是乎正矣右臣前所陳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而不可少緩者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而奚假於臣言哉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言也指某章爲某書則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一月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臣聞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
臣知急於明道固不暇於恤身惟陛下為太祖
十五年艱難辛苦之業一留意焉則萬世幸甚臣子
冒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立齋遺文卷之二

立齋遺文卷之二 儒學訓導李廷梁重刻
序 記 贊 銘 跋 雜著 策問代奏奏稿

賞雪詩序

雪可賞乎曰可曰雪降于天者也奚賞為曰無雪則
無年無年則天下憂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有雪則
有年有年則天下樂天下皆樂吾獨得不樂然則賞
之也亦宜賞之何以乎曰賞之以琴雪滃而未拂賞
之以酒雪凍而未開賞之以鶴鵲雪重而未披賞之
以籠團雪侵而未破不如賞之以詩詩可以憂可以
樂可以詩諸不朽也予非能詩者姑叙其大意如此
拾三

以引諸詩人之興

擬送友人奉詔使安南序

在昔元以北狄入主中國綱常淪沒番八十年天以
我明克肖其德乃大降顯休命於我高皇帝帝
王正統始有所歸維時安南迪知上帝命首執壤奠
以脩臣職高皇帝嘉之遣使報誥著為國典今
天子奉純皇帝遺詔嗣無疆大歷服按圖數貢遣
使頒詔於安南大臣以翰林院侍講劉公職聞
天子曰可其賜一品服公遂拜命以行予惟聖主之
御夷狄也以文德不以武威賢臣之使夷狄也以

不可以文章我 天子上體乾元下體坤元艱好如
脫雖進賢如拔茅從諫如轉圜凡所以建極道民者
惟 高皇帝成憲是式而紀元歲運又寔符於建國
之初英聲茂實固已震敷乎冰天炎海之外矣何俟
於武威公侍從近臣雍容朝著論思獻納素有補于
先朝今也恭承 簡命爲 天子萬年第一使當必
滌雪精神振起其平生之節義以稱任使豈徒拘拘
文章小技以事誇大者哉昔歐陽文忠公使遼遼人
待之甚盛曰以卿名重故爾夫文忠之名之重之聲
動夷狄不待使而可知也然竊意其入遼之時一語
一言一作一止一辭一受必以節義爲大關使遼之
君臣望之而敬即之而親夫然後信之而不敢疑也
不然重於前日者德保其不輕於今日乎比來出使
者短章大篇動威震快直欲與夷狄爭爲長雄而於
節義漫不加之意懼非所以全天朝之體重天王之
命也故於公之行也重爲公告之

送掌教方先生考滿序

代泰東使作

古者內設公卿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設
左伯連帥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守宰之任非獨使庶
民安于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而已必將宣明教

化敦厚風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然後爲王化之成
是以考亭之守南康也均賦役平訴訟恤疲勞亦既
竭心思矣而必尊崇渾厚端良剛毅方正之士如黃
知錄施學正李進士之流以爲學官之師蓋古之君
子其右文教左吏術而不苟于職業也類如此東莞
爲國在中士東南萬里炎天瘴海之外簿書期會之
繁往往有倍蓰什伯于他國者愚又以散朽之才儼
然位置于吏民之上夜寐夙興應文巡責之不暇況
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仰助 右王降德之意乎
獨幸學宮之中二三師長風厲你成于上吾民父兄
子弟觀感興起于下故雖以愚之散朽肆情于種花
製錦之聞而反得以坐致夫教化之宣明風俗之敦
厚人材之蕃衍而碩大者二三師長之惠也今掌教
方君以九載之期將之京師考績于太宰氏則愚情
之所不禁豈獨春水碧波春草碧坡而已邪柳子有
言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故獨書其中心
之所獨幸而人不及知者以遺之以爲考其君之績
者考諸愚之言焉其亦足以徵矣君名其

送太史梁先生入 朝序

人有恒言皆曰人臣以近君爲貴其言似也而不知

其所以榮也治天下猶沃焦釜也急遽而沃之其焦也自如善沃者以漸潤之而已矣天下之大不能以口潤也必先自潤其身潤其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近則日潤而不自知也人臣之切于人主有二曰諫臣曰侍臣諫臣者有時而近者也侍臣者無時而遠者也諫臣者規君之過者也侍臣者壅君之德者也是故諫臣之用力也貴于幾侍臣之用力也貴于豫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心在人主而已矣自人主而言之用力于我者不若用力于豫者之爲純全而無缺漏也用力於豫非深于道

疏

卷十五

有至焉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深于道而至焉者古亦有之矣而世與我而相遭者往往而是也以深于道之人得近臣之位潤其君以潤天下天下陰受其潤而不知其榮也不亦大乎自夫順中之有物也卒未有以噬之而又能以自噬也於是法從之英乃或以文字潤其職而近亦有時而遽矣近臣之設豈端使然哉南海梁叔厚先生嘗自史館入侍青宮以旦夕承弼今上近臣之中此又其近者也先生爲人簡重未嘗告其所以近吾君者如何人亦莫之知也以智規之先生得潤之體者歟蓋智之見先生

二其始見之於丁未其後見之於己酉皆再見而它今年奉都府檄往來南海中則見先生爲最勤其見之初亦無以甚異於人人也惟既見之後躁者爲之靜焉疎者爲之密焉枯者爲之達焉饒者爲之迴焉抑衍而局促者爲之沉着而舒遲焉去愈久而思愈深非惟智不自知雖先生亦莫之知也以是規之則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所以潛移而默運之者豈人所及知哉今以憂苦之餘萬里祗見勞問有錫登庸有遷先生之近君蓋有加而無已也夫身愈近則望愈崇望愈崇則責愈重先生將取於前日而足耶抑

疏

卷十六

有所盈虛消息于其間也傳曰河潤九里海潤百里前日之潤河而已可也今日之潤不有大於海者焉其何以沃吾君之心慰吾人之望而塞天下之責也哉先生行時縣大夫吳君獻臣帥其縣之達官貴士饒之繼紅之湄取古絕句詩分韻賦之以識別韻窮矣乃以其序見屬且曰序其意不序其詩可也於是推原近臣所以有功於天下者以爲先生獻而永是正焉若夫犯輟長道揀祛爲別非所施于君子長者之前也

送提學泮先生副憲陝西序一

成仁二十三年 今天子嗣無疆大歷服進賢如拔
茅黜奸如脫距從諫如轉丸九所以弘 祖宗之治
者無所不用其極四川提學僉事金華潘靜庵先生
上疏請勤 聖學以端治本 天子嘉納之尋陞副
使乃提學於陝西四川之士衣被先生之教寓京師
者各有言以獻智之受知於先生也最深又非他門
人之比固不敢犯亦不敢隱請以古人之已然者請
教於先生智聞胡安定公宋之名儒也其上疏也曰
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其提學也曰謹
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爲下臣
當以此仰奉 明詔告君而本於聖學造士而本於
德行斯二者皆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先生前
日之上疏也既得文定公告君之體今日之提學也
又適文定公造士之職曷亦重德行輕文藝撥士風
之澆而反之淳乎或謂古之德行不可行於今亦猶
今之文藝不可行於古是大不然德也者得之於心
之謂也行也者行之於身之謂也使入而無心也則
可以無德使人而無身也則可以無行不然何古之
不可及乎且夫 天子之詔先生也天語丁寧無不
德行之爲重文藝特其餘耳

十七

非古之意抑非 天子之意也先生始以嚴律蜀之
士蜀之士畏威而化者半弱終以寬待蜀之士蜀之
士感恩而化者半強六年之間嚴嚴乎德行之趨而
無復淳華巧麗之習若更遲之以年則不變矣此又
先生之自試者也先生以爲何如

瑞粟記

余領薦之明日焚心軒宋公示余一圖亟取而閱之
則瑞粟也其一本差大九十穗其一本次凡四穗其
一本減十之半而強四之一於手休哉於手休哉夫
和則同不和則獨物之情也粟之穗本止於一而今
也至於四至於五至於十豈偶然也哉蓋我 賢王
能丕式我 聖皇之心而無不和所以形和氣和而
天地之和應之也嘗記洪武間有以嘉禾進者 太
祖曰盡天地間時和年豐乃王者之積嘉禾何與觀
斯粟也可謂和之極而豐之奇矣不曰 王者之積
何哉書生不能自巳之忠願 賢王益和厥心未保
天地之和譬之宗子然常爲父所喜則三蜀幸甚雖
然旦夕承弼以成其美於君者家相責也宋公以爲
何如

勸政堂記

弘治改元今 天子新服朕亦新開早講

講以探其原復午朝晚朝以成其務自朝至于日中
晏不遑暇食用丕承無疆之休蓋法天之健也維時
公勤于論道孤勤于弘化卿勤于分職史官勤于史
諫官勤于諫十有二牧勤于承流宣化數十年因循
廢弛之政一切振舉蓋法 上之健也某州牧某既
勤其政以抵若 上意矣又作勤政兩大字榜其居
常聽政之堂以壽諸不朽而屬予以記在易泰之九
二曰無平不陂無咎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言泰將極而否欲來當艱貞以保之不當恤其
孚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十紀有奇至於今日 朝
綱之作者壞士風之朴者澆民財民力之盈者虛駸
駸乎泰之九三矣傳曰人定者勝天苟徒恤其孚而
不思艱貞以保之使城復于隍焉將何以善其後乎
此勤政之大意也若夫念終始典于勤則存乎其人
焉耳矣

張留侯贊

為臣致忠為子致孝人之立身此其大較本心一放
如炎如燄子遺其父臣後其君惟文成侯親扶赤帝
志復兩讎孝通五世天下既定乃遊太室清風峻節

七無窮

諸葛武侯贊

人有恒言皆曰義利義根于天匪利可二孟軻既沒
此道不明天下之人惟利是征倚歟武侯卓有高致
自其讀書獨觀大義靜以義卷動以義舒順以義撫
逆以義誅外無餘財內無餘帛一夫有死曰子之責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元惡未梟曰臣之罪人之有過
孰不掩之侯惟不知知則改之人之有技孰不如之
侯惟不聞聞則聚之將星熒熒自天而墜大義雖明
竟莫之遂萬古在後千古在前青天白日高山大川

狄梁公贊

身列偽朝心注王室力可能中不可能知可及愚不
可及

筆銘

曰元銳爾惟管城侯毋惑毋荒惟程之敬毋偏毋陂
惟柳之正爾惟慎哉

墨銘

曰元光爾惟松滋侯確然而剛爾質之良磨然而光
爾文之彰爾惟懋哉